

《挪威的森林》时期的
心路旅程

远方的大鼓声

村上春树◎著

赖明珠◎译

《挪威的森林》时期的心路旅程

远方的大鼓声

村上春树◎著

赖明珠◎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CIP)数据

远方的大鼓声/村上春树.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9

ISBN 7-5378-1942-4

I. 远… II. 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2599 号

责任编辑:吕 东

封面设计:王子康

远方的大鼓声

(日)村上春树 赖明珠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6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

ISBN 7-5378-1942-4/I·1899

定价:15.00 元

前言

在那三年之间，我离开日本在海外生活。

话虽这么说，不过并不是三年之间完全没有回日本。也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我回了几次国。把在国外写下来的一些稿子交给出版社出书，我校对印刷样稿，和编辑详细交换意见。把几本书的出版计划，一起整理起来。所以一年至少必须回日本一次。以期间来说，大约两个月。不过除此之外，我几乎太多的时间都住在欧洲。而且在那期间，不用说，我老了三岁。具体说来，是从三十七岁变成四十岁。

说到四十岁，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应该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关卡，我从以前（不过也是过了三十之后）就一直这样想。并不是有什么实际根据才这样想：或对迎接四十，具体上是怎么回事，事先已有预测。不过我想，四十岁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那时我将选择一些什么，并舍弃一些什么。而且，在完成那精神上的转换之后，不管喜不喜欢，都已经不能再回头了。不能说我试试看，要是不喜欢就再回到从前的状态。那是只能向前走的齿轮。我隐约有这种感觉。

我想像所谓精神上的转换，或许就是这么回事吧。由于越过四十这个分水岭，也就是年龄长了一个阶段，过去做不到的事或许会做得到。大概会变成做得到。那倒也很棒。当然，不过同时我也这样想。以那新的获得物交换之下，过去觉得相对比较容易做

到的事或许会变成做不到了。

那是类似一种预感。不过自从三十几岁过了大半之后，那预感逐渐在我体内膨胀起来。所以在那之前——在我体内进行精神上的转换之前——我想留下来做一点什么扎实的工作。也许往后我就不会写这种小说（也许写不出来），我想趁早把这东西写下来。我并不太害怕年纪增加。年纪增加并不是我的责任。任何人年纪都会增加。那是没办法的。我害怕的是，在某一个时期应该完成的某种事情在没完成之下时间就过去了。这就不是没办法的事了。

这也是我想离开日本一段长时间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在日本的话，说不定我会在忙于应付日常杂事中，拖拖拉拉没什么作为地一年过一年。而且我觉得在那之间将会失去什么。老实说，我真希望自己手中能够拥有活生生的、确实有感觉的活时间，我觉得那在日本好像无法实现。

当然，不管在什么地方，人都会一年年增长岁数。不管在日本、在欧洲，在哪里都一样。年龄增长就是这么回事。而且相反来说，正因为能够在忙于日常杂事中年龄一年年增加，人们才总算还能维持精神正常。我现在——已经四十岁的现在——还这样想。不过那时候，想法不同。

现在像这样回到日本来，坐在书桌前回想那三年之间的事时，心情非常不可思议。回过头来看时，其中有很奇怪的失落感。有质感的空白。某种漂浮感。某种流动感。那三年的记忆。仿佛被冲到一个由浮力和重力所制造出来的狭小夹缝里徘徊着似的。那岁月在某种意义上是丧失了。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却还紧紧抓着我身心深处的现实。我身体的某个地方还清清楚楚继续感觉得到那记忆的抓紧（grip）。记忆的长手，从非现实的某个黑暗深处伸出来，正捉紧现实中的我。我想对谁传达那质感的意思。却没有与那相当的语言。就像某种情绪一样，或许只能以比喻式的总体

来显示。

即将四十岁了。那是驱使我出去做漫长旅行的理由之一。但不只这一个。想离开日本,还有几个其他理由。其中有几个正面的理由,有几个负面的理由。有几个很实际的理由,有几个隐喻性的理由。不过现在已经不想提了。因为到现在,那些真的都已经无所谓了。对我来说无所谓,我想对读者来说应该也无所谓了。就算有什么现实上的理由驱使我去旅行,那漫长旅行已经把让那发生的原始理由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以结果来说。

对,有一天,我突然很想去作个漫长的旅行。

把这当成去旅行的理由,我觉得似乎满理想的。既简单,又有说服力。而且没有把凡事都一般化。

有一天早晨醒来,侧耳倾听时,忽然觉得好像听见远方的大鼓声。从很遥远的地方,从很遥远的时间,传来那大鼓的声音。非常微弱。而且在听着那声音之间,我开始想无论如何都要去作一次长长的旅行。

这不就行了吗?听见远方的鼓声。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仿佛是驱使我去旅行的唯一真正的理由。

在那三年之间,我写了两本长篇小说。一本是《挪威的森林》,另一本是《舞舞舞吧》。然后也完成《电视人》的短篇集。另外还翻译了几本书。不过这两本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是三年海外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工作。在小说后记中也写过,《挪威的森林》是在希腊开始写,然后转到西西里,后来在罗马完成的。《舞舞舞吧》则大半在罗马写,最后在伦敦完成。

我向来在写长篇小说时,会把其他工作全部抛开,彻底集中精神在那一件事上,工作速度算是相当快的。而在欧洲时因为一切都能不被任何人打搅,所以能以比平常更快的速度写好。在这本书中也提到,真的是名副其实从早到晚一头栽进去猛写小说。除了小说之外几乎什么都没有。觉得简直就像把书桌摆在深井底下写小说似的。

所以这两本小说——我是指对我来说——宿命性地渗进异国的影子。在那些异国城乡中我们(我和内人)非常孤独。我们几乎没有称得上朋友的人,而我们所能说的语言很遗憾又相当不足。

再加上,我们所处的立场,在种种意义上都非常尴尬。我们并不是去到哪里看完该看的东西,就那样通过走掉的观光旅客。可是,也不是要留在那里落地生根想曾永远定居的恒久生活者。而且我们并不属于任何公司或团体。能够依赖的,除了少数例外状况之外,没有任何一切。如果要勉强说的话,我们只能算是常驻型旅行者。虽然扎营主要据点的地址暂且设在罗马,但如果喜欢上什么地方,就会在那里租一间附有厨房的公寓,生活上几个月。而想到什么地方去时,就又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去——那就是我们的生活。

在那样孤立的异国生活中(虽然说起来,那毕竟是我们自己要的),我只是单纯地继续默默地写着小说。

如果在日本,或许会稍微多花一些时间,不过我还是会写出类似的两本小说。对我来说《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吧》终究是该写而写的小说。但如果在日本写,我想这两本小说或许就会和现在所有的样子具有相当不同的色彩了。说得极端一点,我可能就不会这么垂直地深入“进去”。不管是好是坏。

我这样想,某种读者或许会从生理上不喜欢这种进入方式。不过毕竟,我想当时我是想进入那样的世界的。被包围在异质文化中,处于孤立的生活中,自己脚下能挖多深就想尽量往下挖看看(或能进去多深就想尽量进去多深)。我心中确实有这种渴望。

《挪威的森林》上了畅销榜首后,很多人问我同样的问题。“你认为这本书为什么会这样畅销?”

这种事我当然不会知道。那是别人该想的事。我的工作只有一个,把小说写出来。我连为什么自己会写出那样的小说,都不太清楚。总之那时候,只能写出那个。不管是好是坏,以我来说只能以那种写法去写。关于那本小说,只有一件事我可以很清楚地说明,

其中宿命性地渗进了类似异国影子似的东西，只有这点而已。

在不写小说的时候(在日本时也一样)，我主要在做翻译。而且和那同时并进地，将各种旅行素描，以一定的速度一点一点地继续写下。收在这里的文章就是属于这种。我随着当时的心情，采取种种不同的写法。几乎都是为了个人的乐趣而写的，有些是停也停不住的独白。有些是以练习文章为目的所写的。有几篇片段也曾刊登在杂志上。但基本上，这些文章是以寄给亲密朋友的书信般的心情写的。所以并没有一贯的整体性观点或主题。只是在每天的生活中，发生了这些事情，到过这样的地方，遇到这种人，这样随心所欲地写。以我常驻生活者的眼光。

如果是二十年前的话还好，在这一年有几百万日本人出国的时代，我想就不必再去写什么欧洲纪行了。所以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启蒙性的要素，也没有有益的比较文化论之类的东西。我开始写速写的原始目的，一则是为了想将身在异国不知不觉间好像快逐渐松散掉的自我意识，以一定的文章式水平留下，以免过于散失。把自己眼睛所见，依照自己眼睛所见的样子写下——这是基本态度。把自己所感觉到的，依照自己真正感觉到的样子写下。排除轻易的感觉，或流于一般论。尽可能简单而真实地写。在不停转换的形形色色情景中，尽可能让自己能继续相对化。这，不用说，是相当难做到的事情。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不过最重要的是，把写文章这作业当成自己存在的水准器来使用。并继续使用。

刚开始我像写日记一般，计划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维持一定的步调，每星期继续写一篇像这样的素描，但就像大部分的计划一样，事情并不能如预先想的那么顺利。因为我在写长篇小说的期间，没有闲情写小说以外的文章。因此很遗憾，往往产生好几个月的完全空白。具体说就是，关于我在那里写小说的米克诺斯和西西里，可以说完全什么也没写到。因为只记了简单的日记。虽然事后可以回头追忆补写，但严格说来并不真的是当时的记述，而且

量也很少。在这层意义上来说,我想这本书大概很难称为旅游记吧。

而收录在这本书的文章,原则上只有素描的累积。或许那一篇篇的片段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不过,我希望读者能了解,对我来说在那继续本身的过程中,就算这些文章是断断续续的,但在继续写的这个行为本身中,就有意义了。透过这些日本语的文章为中介,在欧洲流离的我,和在日本不流离的我,心还能相通。

就这样,我是一个为了继续支持自己而继续写文章的常驻旅行者。

目 录

前言	1
罗马	1
罗马	1
焦焦蜂和卡罗蜂 1986年10月4日	4
蜜蜂飞着 1986年10月6日 星期日·下午·快 晴	8
雅典	12
雅典	12
瓦伦堤娜	14
斯佩察岛	22
抵达斯佩察岛	22
淡季的海岛	28
旧港	36
铁达尼电影院的深夜	43
荷兰人的来信·岛上的猫	51
斯佩察岛上小说家的一天	58
暴风雨来袭	68
米克诺斯	75
米克诺斯	75
港口和凡格里斯	83
从米克诺斯撤退	93

从西西里到罗马	101
西西里	101
南欧、慢跑事件	111
罗马	119
特雷科里宅	119
凌晨三点五十分微小的死	122
到梅塔村的途中 1987 年 4 月	127
梅塔村	133
春天到希腊	140
帕特拉斯的复活节周末和虐杀衣橱 1987 年 4 月	140
从米克诺斯到克里特岛·浴缸攻防战·101 号巴士酒会的光和影	147
克里特岛的小村庄和小旅馆	157
1987 年、夏到秋	161
赫尔辛基	161
马洛内先生的房子	165
雅典马拉松和总算顺利退票 1987 年 10 月 11 日	167
雨中的卡瓦拉	171
从卡瓦拉搭渡轮	174
列斯伏斯	177
佩特拉(列斯伏斯岛) 1987 年 10 月	181
罗马的冬天	187
电视、小丸子、普列特尔	187
罗马的岁末是怎么回事	194
米尔维安桥的市场	199
冬深	202
伦敦	205

1988 年,空白之年	212
1988 年,空白之年	212
1989 年,复原之年	216
卡那利先生的公寓	216
罗马的停车状况	224
兰吉雅(Lancia)	229
兰德岛	233
春树岛	239
卡帕托斯(Karpathos)	244
选举	249
意大利的几张脸	255
托斯卡纳	255
雉鸠亭	261
意大利的邮政事件	265
意大利的小偷事件	271
奥地利纪行	281
萨尔斯堡	281
在阿尔卑斯遇到麻烦	287
最后——旅程的结束	296
文库本后记	303

罗马

远方的大鼓声

邀我作漫长的旅行

我穿上陈旧的外套

将一切抛在脑后

(土耳其古老歌谣)

罗马

罗马是这次长期旅行的入口，同时也是滞留海外期间我主要的住所。经过种种思考之后会选择罗马作为我们驻扎的主营地，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气候稳定。好不容易想到南欧悠哉地住一阵子，可不想过严寒的冬天。以这一点来说罗马首先就是个理想地方。

选择罗马的另一个理由是，有一个很早以前认识的老朋友住在那里。虽然我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很厚脸皮地住了下去，不过要

生活这么久的话，至少还是需要有一个能够依靠的人。

因此罗马就成为我们的根据地。虽然过去我从来没有到过罗马，不过我们想罗马应该不是那么糟糕的地方。从电影上看来不也是个相当漂亮的城市吗？然而关于这点后来很多事却让我们很后悔。

我们怀着搬家般的心情，离开了日本。因为要几年长期不在日本，所以过去住的房子也租给了朋友。我们把国外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毫不保留地全塞进皮箱。不过这是一件相当辛苦的作业。因为要在南欧住上几年，生活上到底什么东西需要多少，一般人并不那么容易搞清楚。当你觉得有必要时，会开始觉得好像一切都有必要，当你觉得没必要时，又会觉得好像一切都没必要了。

我把手头上的工作一一解决，设法把连载中的专栏让我停掉。为一家杂志——因为他们要我无论如何必须这样做——把六个月份的随笔稿一次写完交出去。见过该见的人，打过该打的招呼。找到不在时可以把杂事处理掉的人。该做的事多得堆积如山，怎么拚命做还是继续不断有新的工作涌出来。最后甚至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往前走还是向后退了。皮箱里到底放进了什么，到底带了几个皮箱，都不记得了。

就这样，当我们第一次抵达罗马的达文西机场时，已经筋疲力尽得什么都不想了。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觉得身体的每个缝隙，好像都塞满了牙医填充用的水泥似的。脚非常僵硬，头脑可以说完全全不能转动。我已经分不清到哪里是肉体的疲劳，到哪里是时差的迷糊，到哪里是精神的耗损。好像把好几种调味料一股脑撒在厨房地地上一样，全混杂在一起，发出无可救药的疲惫恶臭。那就是我们旅行的出发点。疲惫、迷失、消耗。

我一共在这里停留了十天。在这里总算重新调整好姿势，然后才前往雅典。

*

*

*

在那次停留罗马的期间所写的文章,现在试着回头读起来,可以清清楚楚了解当时自己是多么的疲劳。这壮大的疲劳,从我的日记看来大约持续有两星期。然后突然消失。砰地一声。

焦焦蜂和卡罗蜂

1986年10月4日

这是我以尽可能正确描述这个时期的疲惫为主题所写的文章。和旅行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对别人的疲惫毫无兴趣的人，可以跳过不读。

*

*

*

两只蜜蜂还在我脑子里嗡嗡地绕着飞。我躺在饭店床上，一面眺望着已经看腻的圣彼得教堂的屋顶——从窗里可以清楚眺望圣彼得教堂几乎是这家饭店唯一自豪之处——我想既然落到这地步，就来为这两只蜜蜂取个名字吧。但怎么都想不出不错的名字。我躺在床上，从刚才开始已经持续想了那名字十五分钟之久，但完全不顺利。脑中浮不出一个名字来。这也都要怪蜜蜂。因为两只蜜蜂不休息地在我脑子里嗡嗡绕着不停地飞。就像青蜂侠的主题曲一样。由于那焦躁的声音，使我没办法正常思考事情。

算了，管他的。蜜蜂的名字就叫做“焦焦”和“卡罗”吧，我这样下定决心。焦焦蜂和卡罗蜂。没什么含意。不过至少可以感觉到那名字里好像有意大利的香味似的。

我喝干玻璃杯中的红葡萄酒，再倒第四杯。香味浓郁的托斯卡纳葡萄酒。虽然是从饭店附近酒铺买来不太贵的葡萄酒，但还不错。标签上画有鸟的画。没看过的鸟。很像日本的雉，但颜色华丽得多。我手上握着那减少了一半左右的葡萄酒瓶。没有任何用意和目的地，一直望着酒瓶的形状和标签上的图画。我用手握着瓶口，让瓶底搭在小腹上，并不特别带有什么感情地一直注视着。感到非常疲倦的时候，我常会那样一直盯着什么看。什么都

行,总之会一直盯着在那里的东西看。

我现在一直在盯着葡萄酒瓶。看了相当长的时间。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结论。

感情? 嗯,感情倒有一点。

我觉得自己好像年纪非常大了。觉得一切好像都非常缓慢、遥远似的。而焦焦和卡罗依然还在我脑子里绕着飞。嗡嗡嗡嗡地。我的疲惫正是他们的营养。

嗡嗡嗡嗡

*

*

*

焦焦和卡罗在东京螫刺我的脑浆,使之软呼呼迟钝钝地肿胀起来(当然当时它们还没有名字,也还没有分裂成两只)。而且它们在那软呼呼的东西周围一直不停地绕着飞。我非常疲倦。决定离开日本。我们(指我和内人,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整理行李,把两只猫托给朋友,房子租给别人,搭上前往罗马的飞机。虽然没有要住哪里、要做什么的具体计划,不过总会有办法吧。不管怎么样,至少总比在东京继续听那蜜蜂的嗡嗡声要好。

不过到了罗马,蜜蜂还在我脑子里,不但如此,还分裂成焦焦和卡罗,比以前发出更干扰耳朵的声音绕着飞。而且那声音不知不觉已和罗马的声音化为一体。使罗马之所以成为罗马的那种声音。那种令人厌烦、不讲理、该得到报应的都市噪音! 要命,我内在的疲惫,便朝一个都市外在的特质完成如此壮大的转换。

如果你手头有世界地图,请翻开欧洲那页找出罗马市。那也就是我的疲惫。是焦焦蜂,是卡罗蜂,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红葡萄酒瓶,是像洋葱形圣彼得教堂的圆屋顶。焦焦和卡罗一发出低低的振翅声时,简直就像印地安人的蜂起和罗马都市的噪音相呼应一样。

因为这种种,使我觉得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昨天是内人的生日。我们在她的生日离开了日本。由于时差的关系,她拥有一